

# 埃塞俄比亚游记

□ 李世平

一个有圆顶、窗户、走廊、门厅的全岩石教堂，内部除



走遍世界

到目前为止，我去非洲10次，走遍了非洲的所有国家，而大部分的行程是从北京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，再转机飞往各地。第十次到非洲，埃塞俄比亚不再是中转站，而是我的旅行目的地。

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位于非洲东部，红海西南岸呈牛角形的内陆高原国家，平均海拔2000-2500米，被称为“非洲屋脊”。因此，不论何时到埃国，都觉得十分凉爽，七月份早晚还得穿毛衣。想到一段笑话，一位非洲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晕倒了，原来是中国天气热得不行，中暑了，病一好赶紧溜回凉快的非洲。于是，我在想，或许要避暑，埃塞俄比亚是最好的选择。

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全国最大的城市，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门牌的首都，其机关、商店、住宅的地址均以著名建筑物或众所周知的地点为标志。这里有著名的非洲大厦、大教堂、曼涅里宫等建筑及闻名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等，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也设在这一城市内。那天，我一下飞机进入市区，便碰到成千上万人聚集，充满了激情和野性。原来这里在

举行“马拉松”比赛，一问才知道只有三公里赛程，以其说是跑步，不如说是一次节日狂欢。不远处，有一教堂，众多的基督教徒正在安静地祈祷。一动一静，氛围很美，让我对这个城市印象极好。在国家博物馆，有许多非洲大裂谷区域出土的珍贵文物，其中有一遗骸被命名为“露西”，是已知的直立人最早的骨骼，被称为人类的“始祖”，至今已有318万年，当之无愧地成为埃塞俄比亚一号“国宝”。

从亚的斯亚贝巴往北飞行1个多小时，我来到拉利贝拉，参观著名的岩石教堂。埃塞俄比亚12世纪扎格王朝国王拉利贝拉是个基督徒，为表达内心的虔诚，他下令让工匠直接在巨大的山体岩石上凿筑教堂，经过20多年的修建，在岩石上开凿出大大小小的教堂，这些统称为拉利贝拉教堂。与约旦佩特拉，沙特阿拉伯玛甸沙勒的石头城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工程难度似乎更高些，因为这些教堂完全建在山体岩石内，首先要山坡的巨型岩石四周凿很深的沟，将其与山体完全脱离，然后从上至下，将岩石的石块一点一点凿下，外部则凿成

支撑顶部的石柱和拱门之外全部被掏空。工程设计之精美、动用人力之艰难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有三个教堂最为著名：一是耶稣基督教堂，是最大的一座，也是埃国唯一的一座拥有5个中殿的教堂；二是圣玛利亚教堂，最为精美；三是圣乔治教堂，最为奇特，从上面俯视，犹如一个放在地上的巨大的十字架。将拉利贝拉岩石教堂誉为“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再往北约300公里，即是非洲阿克苏姆文明的发源地考古遗址。公元1世纪，阿克苏姆王国兴起，在阿克苏姆定都。公元4世纪，国王埃扎那开始信奉基督教，阿克苏姆王国宗教中心的地位被确定下来，即使后来迁都拉利贝拉，新国王的加冕仪式也还在这里举行。在考古遗址北面，还发现了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文字——盖埃兹文，经过演变，在这文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文字——阿姆哈拉文。公元7世纪，阿拉伯人势力日益强大，阿克苏姆王国走向衰落。10世纪时，前后近千年的阿克苏姆文明衰亡。建筑艺术在阿克苏姆文明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，而象征太阳

神的巨型方尖石碑则是其标志性建筑。考古遗址上现存的一块方尖碑高达33米，是有史以来人类竖立起来的最高的石碑。方尖碑这一样式后来被全世界的人们所采用，美国、意大利、阿根廷等国都可以看见它那高耸的身影。

飞机飞回亚的斯亚贝巴，再往西南飞行1个多小时，又在弯曲的山路行车几小时，我来到了奥莫河低谷一带。这里是人类最早的繁衍地之一。美丽的奥莫河逶迤不尽，两岸树木郁郁葱葱。穆尔西哈马尔、卡鲁等部落就隐藏在在这偏僻地带。这些原始部落的人们特别是女人十分引人注目，穿着五颜六色的珠皮，戴着华丽的项链，手腕和脚踝还有金属的

镯子；在嘴唇下部镶上金属针和其它装饰品，脸上涂着各式花纹，脖子上带着贝壳和彩色玻璃珠子串成的项链。这些项链是她们的丈夫或情人们赠送的，从一个女子脖子上项链的多少，可以看出她受欢迎的程度。总之，这里人们的装饰有一种震撼、和谐、野性的美。我发现，现代一些年轻人热衷的装饰或时髦打扮，其元素在非洲这些原始部落的人们身上早就存在了。

许多专家断言，这些还保留着原始传统之美的部落，在现代社会的“侵蚀”下，难免渐渐“变质”以至消亡。想到这，我不禁端起相机，在奥莫河畔，在明丽的阳光下，拍了许多独特的民俗风情照片。

## 雷电击毙

□ 晨阳



微型小说

永定坎市土楼医院，是福建建设兵团二团卫生队属地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值班室电话铃声打破了土楼万籁俱寂的沉静，救护车启动，往电话报告的民宅驶去……

过半小时许，从救护车担架上抬来一个焦黑的不速之客，进急救室，医生、护士齐聚，人工呼吸、输氧，忙着急救，终究还是无力回天，一命呜呼。

逝者是一男性，40余岁。据其夫人倾诉，其丈夫饭后，躺在靠窗的床上，打开矿石收音机，因雷声震耳，把收音

机贴耳聆听音乐，一声巨雷，把他从床上打翻落地，不省人事……

从鼓浪屿二院搬迁至坎市的外科主任温医生知情后，把医生、护士招到逝者跟前，说，被雷电击毙者，其头部有进电孔，相应的脚掌底有出电孔，而进出电孔处会在人体的同一侧，故被电击的人体一侧是焦黑的。他边说边寻找，果然。

医生嘱咐逝者家属，切勿在雷电交加时，再贴耳收听收音机，否则将重演人间悲剧。



散文随笔

四处寻不见一件羽绒服，母亲说挂在她的衣柜里，这让我恍然想起多年前的事。

那年隆冬，母亲生病了，被送往县医院。病房的窗户正对着一座新建的桥。那天正好举行通车仪式。母亲不是爱热闹的人，她蜷着身子，安静地睡着了，轻轻的鼻息声缓缓流过清瘦的脸庞，如同桥下的流水温润着我记忆的堤岸。

小时候，喜欢跟着母亲上山下田，追逐自然。门口有一条小溪，不算深，大人能轻松蹚过去，对小孩来说却是一道深沟。每次都是母亲把我拎过去。也有忙不开的时候，只好让我在对岸等着她。但是，她总不放心，一边干活一边跟我喊话，叮嘱我好好站着等她。后来，母亲索性找了一条废弃的长凳子，架在溪流的两岸，给我搭建一座简易的桥，结束了我在这边，她在那边的窘境。

我人生的第一座桥是母亲给架设的。有了这座桥的便利，我时常可以到田间追蜂捕蝶，刈草逗泥，童年的乐趣增加了不少。等到了上学的年纪，父母为了让我有一个好的读书环境，毅然决定把我送到山外一所比较好的

## 母亲是那座桥

□ 叶文韬

学校，代价是我每天早晨五点就得起床，而母亲四点爬起来给我准备早餐，一般是稀饭加各种变着法子做的蛋，如煎蛋、蒸蛋、水煮蛋、炒蛋等等。母亲手不算巧，但是，尽量让我一周之内不会吃到重复的做法。

上学路上，有一条河，河面上有座老桥，桥墩是石头砌的，长满了青苔，桥面是三块闽南常见的条石拼接在一起，长两米左右，宽一米有余。每天母亲会仔仔细细地检查我的书包，帮我鞋带打紧，她总说，鞋带要打紧，路要走好。临行前，会一再叮嘱，不要在桥上玩耍。其实，石头桥面比母亲给我架的木板桥牢固很多，但她总是拿“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”来教育我不要在桥面戏耍。

夏日的天气是多变的，一阵暴雨把老桥冲走了。湍急的河水冲刷着桥墩，形成回旋，泛起无数白色泡沫。怎么过去？着急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决堤。母亲戴着斗笠朝着我一路小跑，一边挥手一边大喊，让我站着不动，就我在溪岸待着的场景一模一样。

母亲像农人抱薪一样，把我夹在腋窝下，每一步都

要试探性走好几次，踩实了才敢跨出去。水流太急了，把她冲了个趔趄，她只好用手扒住河中央的大石头，深深吸了几口气才把自己稳住。母亲说，是她算错下课时间，来晚了，幸好，桥塌得早，我没有在桥面上。

后来，一位爱国华侨捐款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，起名“怀亲桥”，说是为了纪念他母亲曾经带他走过那座老桥。

母亲得的是帕金森。她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每次回乡看望她，她总是像小时候一样检查我的鞋带。鞋带松了，她执意要给打上，她说，鞋带打紧了，路走正了。母亲的手抖得厉害，以前的利索劲不见了，只有说话声音还是那样响亮。

母亲翻了个身，把自己弓了起来。我从窗前回望时，她像一座老桥，很长很长，仿佛这么多年来，我未曾走下桥面。

桥是岸的鞋带，打紧了，经济发展就快了。窗外，红色的桥体，像血管一样给城市注入活力。于我，母亲就是那座桥。

病房的被子太单薄，我脱下羽绒服，给熟睡的母亲盖上。

## 沿海滩涂鸟纷飞

□ 林熙

闽闽风光

5月8日，在福清市的沿海滩涂上，一群反嘴鹬在空中飞翔。近来，福建省许多滩涂、湿地公园等地，吸引了反嘴鹬、黑翅长脚鹬、牛背鹭等鸟类来觅食停歇、繁衍生息。

